

何继青／著

南方故事

南方都会，四战友不期而聚。贺豫民在教师安居工程建设质量事件中为他人顶罪抑郁而死；高子淳与夏玫旧情复燃，暗浴爱河；刑侦大队长刘义为给贺豫民报仇苦苦追踪包工头齐果祥，却又阴差阳错将昔日情敌高子淳抓获于娼妓的床上……官场商场情场他们运命交织，理想现实梦幻他们情感倒错。烟雨迷濛中，他们苦苦追索，爱又如何，恨又如何，唯见人事纷争，岁月蹉跎……

金
提
案



群众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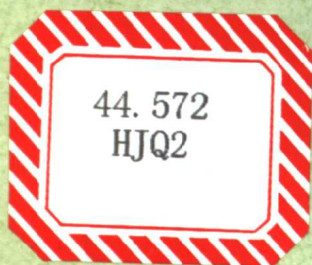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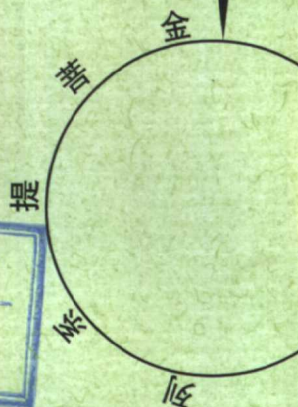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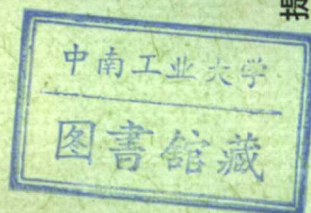


0907769

南方故事

何 继 青 \ 著
群 众 出 版 社

44.572
HJQ



44. 572
HJQ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方故事/何继青著. — 北京: 群众出版社, 1998

(金菩提系列/丁帆主编)

ISBN 7-5014-1902-7

I. 南… II. 何…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4097 号

南方故事 (金菩提系列)

何继青 著

责任编辑	王志祯
封面设计	章 雪
技术设计	王焰华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67633344 转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8
印 刷	京安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	278 千字
插 页	3
印 张	11.75
版 次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 S B N	7-5014-1902-7/I·770
印 数	0001 · 4000 册
定 价	17.00 元

目	录
录	

第一章

1

……高子淳觉得自己正在燃烧，浑沌的目光充满了不确切的仇恨……握着夏玫的手，高子淳的声音微微发颤：人海茫茫，你怎么突然出现了？……

第二章

21

……高子淳意识到其中有文章，同时意识到他已经难以逃脱地被圈到了这篇文章里……他把夏玫轻轻抱起来，走向他们在十多年前曾经向往而未经历过的并不陈旧的梦……

第三章

46

……那是一张许多年前他和夏玫在火车上拍的照片，他搂着夏玫，照片上的夏玫娇羞亲昵地依偎在他怀里……今天，他决定拿这个在别人看来他最钟爱的女人开刀……

第四章

71

……如今许多领导都是绝妙的好演员，能够在生活这方大舞台上栩栩如生地扮演各种截然不同的角色……这部电视专题片又关联着那么多的人事关系、权力之争和功名利害，怎么轻松得起来？……

第五章

97

……她穿了件长裙式样的休闲内衣，并无钮扣，只在腰间系了条丝带，于是她的半截丰乳和两条玉腿便时隐时现地晃动出阵阵亮光……为什么这样一项全省注目、省委领导重视、关系到教育这项兴国之本的大工程，会被一个挂靠在大公司名下的小公司承建？！这桩事件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夏玫的胸脯很美，双乳结实饱满，闪烁着雪一般的光泽……

第六章

126

……他承担了责任贺豫民不可能完全摆脱干净，而贺豫民担了责任他可以保贺豫民，大不了换个位置……罗安邦还从来没有这样清晰这样具体地感受过死亡……刘义说：贺豫民死在你手里！……

第七章

148

……有时他甚至害怕与夏玫共同编织的那种犹如出生入死的起伏跌宕，实在太刺激人了，几乎能把人的灵魂和肉体一起毁灭……罗安邦没想到蓝家耀上任之初就搞了这么个小动作……

第八章

178

……后来苏秀矇矇眈眈地睡着了，刚睡着便进入了恶梦，梦到的自然还是另一个女人的出现和离婚，她甚至清清楚楚地看见高子淳温柔地拥吻着那个女人，他们做爱的橡木双人床就摆在她的面前……她对男人有着非常强烈的要求。都说湘女多情，这一个情字包含了多少意味！……

第九章

208

……他心里唯有一个念头，自己的女人被另一个男人搞了，宋媛丽在这件事情中扮演的角色是给他颜色看！……教师安居工程送走了他们三个战友中的贺豫民，这次汽车走私案难道又要把高子淳送进去？……

第十章

235

……不让他兼任公司总经理，用方原而不用高子淳，是蓝家耀极具政治智慧的一着棋，合情合理又不露痕迹地就架空了他……高子淳整个晚上阴沉的语气和冷笑都像针一样不时扎痛她的自尊和情感……

第十一章

267

……齐果祥不由地在心里大声对自己说：该是天不灭我，给我留下一条东山再起的路啊！……房间里柔暗的灯光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使高子淳能够很快地摆脱那一丝羞怯，优雅而坦然地欣赏史湘娟逐渐裸露出来的玉体……高子淳嫖娼？高子淳这样的干部怎么会做出嫖娼这种事来呢？！……

第十二章

307

……刘义破门而入，出现在他面前的竟是高子淳……高子淳没有想到罗安邦这么快就起用他，让他担任山区学校改建工程办公室的副主任……

第十三章

337

……高子淳终于感觉到自己认为这是一顿轻松愉快的晚餐是个错误，险恶和危机在接风酒桌上已经初露锋芒……高先生你救救我吧，求你救救我，千万把我从这里救出去！……

第一章

高子淳觉得自己正在燃烧，浑沌的目光充满了不确切的仇恨，如果现在给他一个借口，再把一支冲锋枪塞在他手里，他没有把握不扣动击发机将满膛子弹横扫出去，狠狠地击碎眼前密不透风的城市高楼和川流不息的汽车，当然被击碎的也包括楼群和汽车中的器宇轩昂的男人和时装裹身的女人。

在许多年中，那支编号为 T3399071 的冲锋枪曾经是高子淳最亲密的伙伴，它和他不仅朝夕相处，而且互相间有着一种心心相印、血脉相通的感应。白天，只要 T3399071 在肩上他就会感到心境踏实、思维流畅、意志昂扬；夜晚，只有把它枕在枕头下面，他才能安然入睡并且在需要醒来的那一刻准时醒来。它和他之间没有语言，那是因为它和他无须语言，他的一个手势一个下意识动作，T3399071 立即能够

2 金菩提系列

做出十分到位的反应。他一抖右肩，T3399071 会在十分之一秒或者百分之一秒内从右肩飞速滑下，紧贴到他的右手掌心中央。他右手顺势往下一压，枪的前握柄便会准确无误地跳向左手，在左手接住枪前握柄的同一时刻，右手食指一定已经扣响击发机了。在那个时刻，三点一线构成的瞄准轨道，将毫不犹豫分毫不差地把子弹送向目标。

现在，当然不会有人把一支冲锋枪塞进高子淳手里。T3399071 早在几年前已经化作一注铁水，从这个世界永远消失了。高子淳不是个锋芒外露的人，他的咄咄逼人在于思想的深刻；他也不是个容易感情用事控制不住自己的人，相反他冷静的理智常常让同事朋友感到不寒而栗；但是现在他清清楚楚地闪现出了对于 T3399071 的思念，右肩甚至不由自主地抖动了一下。

这是夏季的一个上午。

残酷的太阳一览无余地笼罩着这座南国大都市的天空，天空因而密不透风犹如一只烧红的铁盖，滚烫的阳光便是从那只烧红的铁盖射向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毫无怜悯之心地烘烤着大地上的生灵万物。街路两边稀稀落落站着两排瘦弱的紫荆树，紫荆树焦渴地低垂着树冠，皱巴巴的显得孤立无助。街路显然是窄了，潮水般的人群在狭窄的街路上匆匆地拥来挤去，越过人群往前便是穿梭来往的车流，车流几乎堵塞了同样狭窄的车道。

高子淳站在路边，他的心情坏透了，目光茫然地扫视着麻木匆忙的人流车流。

高子淳是两个小时前乘飞机进入这座城市的，这是他第一次来这座南方城市。他绝对没想到自己第一次来便会碰到如此境遇：孤独无援地站在街头，望着陌生的街景，听着陌生的语言，全身大汗淋漓，灰头土脸像个无处可去的乞丐。两个小时前，高子淳走下飞机走向机场出站处的时候完全不是现在这副样子。他的身

高将近一米八〇，走在南方的男人女人中很有一点伟岸挺拔的神气。他上身穿了件黑色纯棉短袖衬衣，系一条丝质小方格浅色领带，下面配了条象牙白的裤子，这身穿戴在空调充足的机场大厅恰到好处，庄重文雅又不失清新活泼。他从容沉稳地走向出站处。他无须踮脚扬头便能看见出站口围满的接站的人群，那其中当然有贺豫民。昨天晚上他还和贺豫民通了电话，说定今天贺豫民来机场接他。贺豫民在电话里告诉他不用去宾馆招待所，就住他家，他家的房子足够住。对于这一点高子淳丝毫不怀疑。他这次来南方就是冲着贺豫民，如果没有贺豫民，他也许下不了决心迈这一步。在这座遥远的南方城市，除了贺豫民他没有任何熟人和关系。高子淳走到出站处，四下环顾没有发现贺豫民，他有点不相信，这怎么可能？他重新环视了一遍接站的人群，还是没有发现贺豫民。他心里有些不快，不过他仍然不怀疑贺豫民一定会来机场接他，他想象不出贺豫民今天有什么事情比他更要紧。他走出接站的人群，选了一个比较醒目的位置开始等待。等人的时光总是不大好过的，约好的时间过了，每一分钟都会有煎熬感，何况是初到这座陌生的深不可测的南方城市。随着时间一分一分挪动，高子淳越来越焦灼不安，起先他还能条理清晰地分析贺豫民没有准时来接站的种种可能性，等到十五分钟过去仍不见贺豫民，他彻底失望了。他和贺豫民都是十分准时的人，十五分钟过去不见贺豫民说明贺豫民不会来了。那一刻他发现自己站在那里很傻，高出别人一截的个头又添几分傻相，而那套黑白搭配的服装在南方无规无矩、自由自然的服装潮流中则显得做作、呆板，仿佛是成了傻相的注释。他这才想到应该给贺豫民办公室打个电话。等他走进候机大厅又发现除了磁卡电话竟然没有其他电话，他偏偏没带磁卡。他问民航小姐哪里有非磁卡电话可打。民航小姐告诉他机场内没有非磁卡电话可打。他几乎是怒气冲冲地责问民航小姐没有

4 金菩提系列

磁卡怎么办。民航小姐平静地告诉他候机大厅有磁卡出售。高子淳被民航小姐这句平静的回答弄得有些尴尬，他怎么就没想到可以买一张磁卡呢？买了磁卡，往贺豫民办公室连拨两次电话没人接，拨贺豫民家同样没人接，这样他只剩下去找贺豫民的单位一条路了。他没有贺豫民家的地址，只大概记得贺豫民的单位名称。高子淳被出租车送到了这条繁华大街，出租司机告诉他那家单位就在附近，让他下了车打听一下。在这条被南方夏季的阳光晒得滚烫的街路上，高子淳连续打听了几个人，那几个人不是不会讲普通话，就是莫名其妙地摇摇头抽身而去，有个中年女人甚至表示听不懂普通话。高子淳觉得这座南方城市莫名其妙，觉得这座城市的人不可理喻。怒火不可扼制地从心底燃起来，烧灼着他，他还从来没有在激怒的心境中想到 T3399071，但是这个上午他在这样一种心境中想到了，并且还下意识地抖了一下右肩。高子淳没有继续急于向人打听，他努力平静着自己，他必须平静自己。他考虑应该找个北方人打听，刚才他问的几个均是本地人，也许在这座城市用普通话向本地人打听什么是个错误。

夏玫是在这时候看见高子淳的。

夏玫刚刚参加了一个会正要去参加另一个会，她停好车，加上保险锁，跨下车习惯地扬起面孔在原地驻足环视。其实这一刻她并不注视任何东西，也不会对任何人与物留下印象，这只是她的一种习惯。夏玫的视线完全是在无意之中掠过高子淳的。就在她的目光掠过高子淳的那个瞬间她怔住了，她近于忘我地把目光盯在了高子淳那里。她在第一时间即认出了高子淳。她和高子淳十年没见了，没有任何联系，十年光阴高子淳从青年步入中年，变化是肯定的，但她毫不迟疑地在最初的瞬间认出了高子淳，这连她自己也没有料到。

夏玫没顾得上细想，飞快地迎着高子淳走过去，直走到离高

子淳很近的地方才停下来，一动不动地凝望着那张她曾经非常熟悉非常亲近的面孔。高子淳最初似乎没认出她来，她从高子淳略带疑惑的眼神看出了这一点。她倒不因此怀疑自己的外形是否变化很大，她对自己历来充满信心。她的自信仿佛是上帝的赋予。她戴了副宽边太阳镜，她猜测可能是太阳镜使高子淳产生的疑惑。她没有马上把太阳镜摘下来，而是无言地伫立在离高子淳不远的地方凝视着高子淳。

高子淳其实在最初那一刻就认出了夏玫。

夏玫独具的气质以及常常令男人们着迷的神态不是一副太阳镜能够遮挡住的，高子淳熟知夏玫独具的气质，夏玫的神态在他可谓刻骨铭心。他所以略有疑惑是因为根本想不到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夏玫会突然出现，并且是出现在他最需要的时刻。意外而过于强烈的惊喜使他不能不产生疑惑。人在巨大的喜悦和巨大的悲伤面前产生瞬间的疑惑是天性的一种。

十年前，夏玫从他生活中消失也是这么突然，在突然间消失得干净彻底。夏玫十年前突然消失与另一个男人有关。那个男人叫刘义，是他生死与共的战友。十年后夏玫重新出现则与贺豫民相关，贺豫民的失约造成了他和夏玫的重逢。高子淳历来不信命，可是这一刻在这座陌生的南方城市的茫茫人海中，命这个字眼蓦然跳了出来，不可阻挡地在他脑海里沉浮显现，仿佛要唤起他对往事的记忆，又像是在暗示某些事情将会发生。贺豫民、他、还有刘义，十多年前同是师侦察连的三个排长，人称三架马车。他们三个人与夏玫所共有的那段日子，是他们二十多岁的岁月中浓彩重墨、最具激情、到后来最不可收拾的一笔。高子淳努力克制着兴奋和意外的惊喜，朝前走两步把手伸给夏玫。

握着夏玫的手，高子淳的声音微微发颤：人海茫茫，你怎么突然出现了？

夏玫好一会儿不知道说什么，她的眼圈渐渐潮湿了：俗话不是讲，世界太小，人生何处不相逢么？

高子淳道：离开部队后，你一直生活在这座城市？

夏玫没有回答高子淳的话，道：我们应该换个地方说话，站在这儿我们的话肯定说不完。夏玫说完打量着高子淳，又问：你有事？与人有约？

高子淳苦笑笑：我两个小时前刚下飞机，来接站的人失约了。我在这座城市举目无亲，这会儿正流浪街头。

夏玫道：那先去我那儿吧，别的事下午再说。

高子淳言不由衷地问了句：不影响你的事吧？

夏玫领着高子淳朝停车场走去，边走边告诉高子淳她没什么事，无非是去报道一些可开可不开的会。高子淳没再说什么，他看见了夏玫的车。那是辆本田最新款轿车，翡翠绿的色泽很有一点大家闺秀的气派，流线型的车身在含蓄中透着几分傲慢，尤其是电控的车顶天窗在太阳照射下闪烁出耀眼夺目的光芒。夏玫打开车门请高子淳上车。高子淳坐进车里很快感到了伴着清香的凉意。夏玫轻松自如地驾着车在潮水似的车流中鱼一般游动。高子淳把目光转向车外，车外是蚂蚁样蠕动的人群。几分钟前他也是毒阳下苦苦蠕动的一只蚂蚁，如果不遇见夏玫，他现在仍然是一只蚂蚁，也将像车外的蚂蚁们一样背着天上的太阳不知爬向何处。

车子离开繁华大街驶进了一片相对清静的小区，树木明显多起来，人却少了许多。在一排花墙围砌的小院前夏玫停住车，侧过身，一只手搭在方向盘上，望着高子淳柔声说：到了。

高子淳向车窗外望去。这是一幢本世纪初的建筑，三层高的小楼，红砖尖顶，门窗高大，二三层均修有半月型的阳台，一层则有一条宽阔的外走廊。许多在本世纪初即对外开放的沿海城市

都有类似的建筑群。这类建筑，大多是那时候西方人为中国的军阀买办以及大的民族资本家修建的私人住宅，既带着浓郁的西方风格弥散出欧美情调，又结合了中国传统所需要的耐用坚固的品格。一九四九年以后，这类房子纷纷改换主人，成为共产党高级领导的住处。

高子淳下来车，随着夏玫穿过不大的小院上到三楼。夏玫让高子淳随便转转，自己动手调制冷饮。三楼有两间正房，独立的卫生间，厨房看得出是后来改建的，阳台很大，拉上灯光跳舞不成问题。高子淳漫不经心地各处转着，看得却极其认真细致。夏玫在兼作客厅用的正房叫高子淳，高子淳从阳台走进客厅，夏玫把一杯自己调制的冷饮递到高子淳手上。

高子淳端着冷饮杯在面向窗户的一张硬木椅子上坐下来。窗户一排八扇，窗棂依旧是从前的木头，上面手工雕刻的花纹依旧精致完好，玻璃大概后来换过。窗户的下沿开得极低，差不多挨到了地，不论在屋里的哪个位置都能轻而易举地饱览窗外院子中的景色。院子不大，有几棵古木，古木比楼高出许多，浓荫遮天避日，使不大的院子幽静荫深，弥漫着久远的典雅气氛。偶尔传来一两声鸟鸣，并不亮丽，像一道清冷的长叹慢悠悠划过，倒让小院古木越发地沉寂起来，陷入更深的幽古情思之中。高子淳喜欢这种情调。高子淳习惯把环境和气氛看作是情调的基本组合，尽管他骨子里深藏着与这种情调不一致的东西，但并不影响他在某些时候需要并且运用这样的环境和气氛。比如现在，夏玫从他的生活中蓦然消失了十年之后意外重逢，两个人单独在一起，有几分典雅又有几分陈旧沧桑的幽古情调就显得格外必要。环境可以影响心境，心境往往影响抉择。虽然高子淳在这一刻还远远谈不上需要夏玫抉择什么，但是当他迈进这座陌生的南方城市，与夏玫在人海茫茫的大街上偶然相遇，他便意识到夏玫和他都会又一

次面临某种抉择。高子淳在走进院子上到这座旧式小楼的三层不一会，就看出夏玫是单身一人生活，这一发现使他坐在这间房子里凝视窗外的小院古木时心境平稳，在平稳的心境中隐隐萌动着某种说不清楚的激情。

夏玫在高子淳身边坐下来，手里捏着一只杯子，杯子里的冷饮还剩了个底。

高子淳并不看夏玫，目光依旧凝视着窗外幽静荫深的小院古木，凭感觉他知道夏玫很近地挨着他。他说：你的住处不一定让人神往，但是会让人留恋。

高子淳这句话在夏玫心里搅了一下。神往是一种属于年青的情绪，神往和年青都不可能长久；留恋则是中年才会产生的境界，境界将长存。夏玫仿佛为了回避高子淳在她心里的这一搅，平静地对高子淳道：这幢房子原来是我父母住的，几年前我父亲离休，带着母亲一块回了北方，他们还是适应北方的气候水土。他们走后，单位把下面两层分给了另外两户，留下三楼给我。三楼只有两间正房，大而不实用，住起来不是很方便，厨房还是后加的。这儿的好处是清静，在能看见月亮的夜晚，我喜欢坐在阳台上，望着院子里的古木浓荫痴痴地想一些往事，不过这样的夜晚并不多。都市的夜晚常常是没有月亮的。

夏玫的话让高子淳想起了他生活的那座城市。

那是座中等偏小的中原古城，没有多少工业，有一条铁路支线经过，商业的兴隆还是近几年的事情。那座城市的夜晚不缺少月亮，只要不是阴雨天，月亮会准时在夕阳沉入地平线的同时升起。尤其是夏季，月亮如同挂在家家户户窗前，时常令人怀疑是一泓宁静的碧水。他和妻子都喜欢窗前那一轮静如碧水的月亮，妻子的喜欢又要特别一些，有时候关了灯，上床睡觉前，妻子会拉着他依着窗台上望一会离得很近很近的月亮。妻子苏秀是个相当

浪漫又相当执着的女人，在生了儿子做了母亲以后仍然带着点儿女孩儿的味道，苏秀经常生活在自己的想象与朦胧不清的诗意中。苏秀一直认为他和她一样，而他也确实能够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浪漫与诗意、执着与坚硬。但其实他是个极其现实的人。现实的人是很难谈上坚硬与执着的。他与苏秀站在绝不相同的两极。这次来南方临走的前一天晚上，苏秀还问他为什么一定要离开他们那座城市到南方来。苏秀来过这座南方都市，苏秀说那里有什么好呢，连月亮也没有。苏秀说这话时背对着窗户，窗外很近很大的明月成了背景。他没有说话，苏秀的问题不是一两句话可以回答的，来南方的念头也不是一两句话能解释清楚的，但他自己知道为什么一定要离开古城来南方。在这件事情上他说服自己远比说服妻子苏秀困难得多。

高子淳侧过目光，对夏玫说：我也准备来过常常没有月亮的日子。

夏玫将信将疑，道：你要调过来？

高子淳点点头。

夏玫问道：联系好单位了？

高子淳极力平淡地说：联系了省建委，这次就是来见面的，双方考察一下。

夏玫了解高子淳，高子淳把话讲到这个份上，事情就大致定了，对于没有十分把握哪怕只有八九分把握的事情高子淳都不会对人讲明，哪怕是十分亲近的人。

夏玫的神思有些游移，凝望窗外院子里古木浓荫的目光朦胧虚幻，她的心却安安静静的，像一抹杏黄的月光洒在草地上，悄然无声地从远处一寸一寸挪向脚尖。每当突如其来地发生了什么令她惊诧的事情，她的心总是这样超然安静，安静得连她自己也觉得稀奇古怪。她不会像有些女人那样遇到事情大惊大乍，也不